

周氏兄弟与房山

赵思敬

本文所说的周氏兄弟，指的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原名周树人）和他的二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周作人。兄弟俩著述等身，对房山文史地颇有论及，现将收集到的著述略加整理，以为钩沉备忘。

1899年初，18岁的周树人曾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学习，积累了许多中国矿产知识。七年之后的光绪三十二年（1906）五月，25岁的鲁迅与同窗顾琅联合编著了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第一本矿产分布著作《中国矿产志》。这本书由例言、导言、本言组成。附有中国矿产全图一幅，书后有《中国各省矿产一览表》，计109页。由日本本邦信印刷，南京启新书局、上海普及书局，日本东京留学生会馆发行。上海复旦公学校长马相伯作《序》，他说：“顾、周两君学矿多年，颇有心得。慨祖国地大物博之无稽，爰著《中国矿产志》一册，罗列全国之所在，注之以图，陈之以说，使我国民深悉国产之所自有，以为后日开采之计，致富之源，强国之本，不致家藏货宝为他人所攘夺。”可见，两人编著《中国矿产志》，为的就是要国人了解家底，把矿产资源当做致富强国的根本。

《中国矿产志》第一章直隶省矿产《第一节 金属矿》“金矿”名下列出6个产地，首列“顺天府房山县”，旁注小字“宝金山”。这座宝金山，就是今天房山区周口店乡娄子水村西明代“房山八景”之一“红螺三嶮”的别称。此说法见于明人刘侗、于奕正所著《帝京景物略》“红螺三嶮”条目，“嶮旧名幽岚山，一曰宝金山。”并且说“红螺三嶮”在明朝成化年间，只有樵夫行走的小道；到了嘉靖年间，才有僧人建造庙宇；直到万历年间，才有游人出入。据此推论，宝金山出产金矿的消息，应该形成于明朝万历年间，距今大约四百多年。

鲁迅先生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十五日发行的《中国矿产志》增订三版封底“征求资料广告”中说：为编写这本书，“爰搜集东西秘本数十种，采取名师讲义若干帙，撮精删芜，以成是书。”翻阅地域史料，大多不见宝金山金矿的记载，只有民国二十二年（1933）《艺林月刊》编辑的游山专号第四卷“幽燕奥室”，收录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傅增湘撰写的《游房山红螺三嶮记》透露了一些线索：“会日色向暮，岚霭苍茫，横峰如门，殆疑路断，及谷穷涧绝，四山忽开，危巓崑然，青林掩霭。舆人欢呼，谓至宝金山矣！山以金矿得名，昔年有人开采，闻乃硫铁矿之属。”至此，才知所谓“金矿”，原来是“硫铁矿”之误。硫铁矿是铁和硫两者化合物的通称，主要有二硫化亚铁、硫化亚铁和三硫化二铁。1999年编修的《房山区志》记载，房山现已探明的铁矿石储量为2413万吨。为什么将硫铁矿误称为金矿，在科学知识不发达的年代，原因恐怕是矿石上褐色的“黑点”。这可能源

于明人宋应星《天工开物》的记载：“金多出西南，取者穴山至十余丈见伴金石，即可见金。其石褐色，一头如火烧黑状。”寻访得知，上世纪三十年代房山本地人曾在宝金山开矿，后来又曾雇人开采铁矿石。现在宝金山西河滩还有采矿留下的遗迹。对于宝金山的具体位置，《北京百科全书·房山卷》明确记载：红螺山南面，有堵墙山；北自对子鞍，南至九口鞍，俗称棺材山。山有十二支峰：一为宝金山，堵墙山北脉，上有净业寺。”

《中国矿产志》第一章第二节《非金属矿》中“煤矿”名下列出 17 产地，亦首列“顺天府房山县”，旁注小字“无烟煤”。创建于辽天监二年（503）重修于辽天庆元年（1111）的房山周口店西山“木岩寺碑记”，有“取煤于穴”的记载。可见房山产煤历史已近千年。又据清代光绪年间编修的《畿辅通志·榷税篇》记载：乾隆二十九年（1764），宛平县（指门头沟区）只有煤窑一座，房山县却有煤窑九座，可知房山煤业远比门头沟发达。《清实录》光绪十四年（1888）十月十五日记载：顺天府奏：“修筑房山等处煤道工竣，出力官绅，可否保奖？”得旨：“此工程，系地方应办之事，在事出力官绅，著传旨奖励，毋庸列保。”可见，房山煤炭资源的一举一动都要上报朝廷知晓，等待皇帝圣旨裁定。1999 年编修的《房山区志》记载，房山煤炭资源“发热量高，系优质无烟煤，岩性硬整，易开采。煤炭总储量 18.51 亿吨。”煤炭在历史长河中，一度成为房山的支柱产业。近年来，房山开始了关闭煤矿的工作。2007 年 7 月 11 日《北京日报》一版头条发表《决战北沟》的通讯报道，文章说：房山北沟是一条绵延 90 公里的山沟，全区七成多的煤矿，九成多的石板场，六成多的石灰场集中在这里。从 2005 年开始，房山已经关闭煤矿等资源型企业 1204 家，其中北沟近千家。房山采煤的历史逐渐退出资源性产业的台账。从事矿产资源产业的 1.4 万人，到目前已经有 9000 人实现转移就业。

现代考古发掘证明，战国时期的古燕国都城，就在房山区琉璃河境内的董家林一带，这里是燕国政治文化的中心。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中国第一部传奇小说，就是描写燕国太子丹谋划刺秦王的《燕丹子》。这部小说不足三千字，《汉书·艺文志》不载，始见于《隋书·经籍志》小说家类，只一卷，不题撰者姓名。《旧唐书·艺文志》作三卷，皆题“燕太子丹著”，以后罕见流传。清代编修《四库全书》时，纪晓岚从《永乐大典》中发现，将其录出，列入小说存目。后来由孙星衍校订题叙，刻入《平津馆丛书》。今本《燕丹子》皆源于此本。燕丹子就是《史记》、《战国策》中记载请荆轲谋刺秦王的燕太子丹。小说借燕丹子之口，对傅翹感叹说：燕国如无将抵挡秦军，“易水之北，为之谁有，此盖亦子大夫之耻也。”意思很明白，易水北部的广大土地一旦丢失，对你们这些不肯出世相助的大夫来说，不也是耻辱吗？荆轲被燕丹子奉为上宾之后，夏扶问荆轲：“何以教太子？”轲曰：“将令燕继召公之迹，追甘棠之化。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霸。于君何如也！”举坐称善，竟酒，无能屈。太子甚喜，自以得轲，永无秦忧。这段对话令人玩味，翻成白话就是燕丹子的属下夏扶问荆轲：“你用什么来指教太子？”荆轲说：“将使燕王继承召公的业绩，赶上甘棠的德政、教化。高目标。想使燕王

继夏禹、商汤、周武王的业绩，并而成为四王；往下，想使燕王与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一样，成为第六霸。您以为如何呢？”在座的人都称赞荆轲说的好，直到宴会结束，没有人能折服荆轲。太子丹十分高兴，自认为得到了荆轲，就永远不用担忧秦国的威胁了。从以上两段描写不难看出，太子丹所说的“易水之北”，当指今天琉璃河一带燕国土地。荆轲在这里好像不是刺客，而是谋士，他说的召公，是古燕国的第一代国君。“甘棠德政”指的是召公曾深入民间现场办公，在甘棠即枣树下处理民间诉讼，被后世传为美德。太子丹得到这样一名文武兼备的人才，当然无忧秦国的威胁了。两段饶有兴味的对话，都涉及到燕国都城。

对于《燕丹子》这部传奇小说，明代文学家胡应麟主张此书写成于汉朝末年；清代文学家李慈铭主张此书写成于宋齐之际；鲁迅先生赞同元朝初年史学家马瑞临、明朝文学家宋濂、清朝文学家孙星衍等人成书于战国之际的观点，他在《小说史大略》中说：此书“虽不见于《汉志》，而审其文词，当是汉以前书。”鲁迅先生从“文词”这个角度，将它与《史记》、《战国策》的文风加以比较，考察小说以太子丹复仇雪恨事件为中心，生动描绘他逃归燕国，礼贤下士，招募勇士，派遣荆轲刺杀秦王失败的故事，得出它是“汉以前书”这个结论。今人霍松林则更明确地说：《燕丹子》应该是“秦并天下以后至覆亡以前十余年间产物。”王灿灿先生在《燕都古籍考》中认为《燕丹子》是现存最早的北京地方文献，在北京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如果说，鲁迅先生对房山矿产资源的了解和对《燕丹子》小说的论述是只言片语，他的二弟周作人对于房山的关注，则是论述颇多了。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猿人与龙骨山》，全文如下：

《人民日报》上读者来信说，在周口店龙骨山上有公家的石灰厂开采石灰岩，应即停止，以免毁坏人类远祖的历史遗迹。周口店是世界第一的“北京人”头骨发现的地方，可能还可掘得，以前的那个存在协和医院，已为美国人拿走，现今有重新挖掘的计划，那保存遗物不使变成石灰的工作实在是必要的。我特别对于这通讯感觉兴趣的，倒并不单是和我意见相合，却在那龙骨山的名字上，那山既然以龙骨名，可见那里向来一直是有这些东西的了。《本草汇言》中说，尝过晋蜀山谷，访产龙骨之处，岩石凌峭，溪径坟衍，则有累累如龙鳞，隐隐若爪牙者，随地掘之，尽皆龙骨，这里的话虽然说得有点夸张，但可见这种地方是有可能有的。龙骨山固然应当保存，就是别处开山伐木，处处可能发现问题，理想的办法是，这些工作都该有专家附属，如地质动植物学等，不但防止破坏学术资料，也可以让他们去研究。这意见未免有点迂远，至少是在现今，但为久远计是并不难办到的。《翻译通报》十五号上王以铸先生说每种言语都要有人懂，这在个人当然困难，对国家集体来说却是件简易的事，“将来在五亿人口中，就每种即使是极为稀见的语言培养十几位乃至数十位专家，恐怕不能说是浪费的事吧。”这个意见很对，我在这里借用了作为说明吧。

本文见于陈子善、鄢琨编辑，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出版的散文《饭后随

笔——周作人自选精品集》，全书约 71 万字。是 1949 年 11 月至 1950 年 10 月周作人为上海《亦报》和《大公报》撰写连载文章的合集。文章从人民日报刊发的一篇文章说起，对于周口店开采石灰石的做法予以批评，也表明周作人对于北京猿人遗址的关注。这篇文章信手写来，语言质朴，堪称小品文创作的新阶段。周作人认为，通过考古发掘，使“那保存遗物不使变成石灰的工作实在是必要的”。表达了他对北京猿人的关注，对于丢失的“北京人头盖骨”，他认为“是被美国人拿走了”。在此，我们不能追究周作人根据什么说这句话，因为，周作人撰写这批小品文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稻粱谋”，以解决生活拮据。令人欣慰的是关闭非煤矿山的举措经过不懈努力，和各级舆论的监督执法，终于熄灭了开山的炮声。对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发掘、研究，已经取得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周作人对龙骨山之名很感兴趣，在另一篇《龙骨》中还说：“龙骨有两种，白的名粉龙骨，有五色龙纹的为五花龙骨。”周口店挖掘的多是粉龙骨，贾兰坡说，过去，周口店当地人把出产的龙骨卖到药店，或留下一两块，用刀刮成粉末，用以止血。上世纪五十年代，华北物资交流展览会发行的小册子上，第一章说明华北地区出产的药材有 48 种，第四种就是龙骨。仅山西每年所产龙骨就达一万七千斤。房山每年出产多少龙骨，不得而知。药店收购粉龙骨每斤为一千五百元（即一角五分）；五花龙骨每斤为三万五千元（即三元五角）。可见，周作人对于周口店向来出产“龙骨”的担忧不是空穴来风。

从周氏兄弟对于房山文史资料的著述和论述来看，房山的人文地理内涵的确令人刮目相看，值得我们深入研究。